

wild
野蔷薇文丛

我哪里去了

王得后 / 著

SPM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ild
野蔷薇文丛

我哪里去了

王得后 /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哪里去了 / 王得后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5. 11

(野蔷薇文丛)

ISBN 978-7-5360-7561-0

I. ①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3713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林贤治 秦爱珍
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
封面摄影: 敖卓瑞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我哪里去了
WO NALI QU LE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 |
| 印 张 | 11.375 1 插页 |
| 字 数 | 245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2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前言

算起来是前年了。有朋友嘱咐我编一本三十年来的杂文集，我感动得很。这是不弃之情。尤其在我，进入所谓新世纪以后，几乎没有写过杂文了。原因简单而又简单：“旧”世纪80年代，是有编辑来约我写，有地方发，就写起来了。那简单的历程我在《今我来思·前言》中说明了几句。而“新”世纪到来，没有编辑来约了，也不见几个报刊还有杂文。据说，是为各个报纸内部的“时评”所代替。翻翻常看的报纸，似乎也真是这样。这是很漂亮很地道的手段。而杂文如秋风里的落叶，我不愿意写了。如今老了，怕冷，不愿意在秋风里跳舞。偶尔，全称肯定或否定中总是有偶尔的，偶尔，还有编辑来约，好意难却，我写了，说是个好题目。过两天，告诉我：被河蟹吃掉了。什么题目，《老人的服药》。我想，是的，他正半老不老，仕途可攀，不能容忍老人的常谈的。

那时，就是前年，我已然做着期待挤入“八〇后”的好梦。还是不识时务，在应许将可出版之前的一两个月吧，把《今我来思》的

《前言》发表了。意在做个广而告之，我已年届八十，仍在“垂死挣扎”。结果是弄巧成拙，让分享我的期待的喜悦的朋友和我一同陷入了一场梦；那本小册子至今成了真的梦——醒来无影无踪。我对编辑朋友保持着敬意，充满了同情，我知道他们的苦处。我还曾经拿鲁迅遗嘱里的第六条“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，不可当真”来劝慰她。因为她也和我一样，不过是“中间物”，是“桥梁”，她头上也有“别人”在。

不料日前林贤治先生又来电话，说《今我来思》没出，那么另出一本吧。贤治兄是我的畏友，也是共同喜爱鲁迅的道友，这一来，他把我拖入鲁迅的《小杂感》《查旧账》《算账》和《半夏小集》的思绪之中了，他拿我集子中的一篇做了书名，叫《我哪里去了？》。

一个常写杂文、随笔的人，当编辑旧文的时候，就是“查旧账”，就是“算账”。“悔其少作”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心态。二十多岁时读到鲁迅的《集外集·序言》，开头就是：“听说：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‘悔其少作’的，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，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，或者简直全部烧掉。我想，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，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、衔手指的照相一样，自愧其幼稚，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，——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，总还是隐蔽的好。但我对于自己的‘少作’，愧则有之，悔却从来没有过。出屁股、衔手指的照相，当然是惹人发笑的，但自有婴年的天真，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。况且如果少时不作，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，又怎么还知道悔呢？”一个“愧”字，而不取“悔”的传统，令我敬佩不已。当我年已不惑，听到一首新民谚：“弹簧脖子，轴承腰，头上装个风信

标”；又看到被“打翻在地，永世不得翻身”的昔日风流人物，重新爬起来，重振雄风，编辑自己的号曰“文集”其实是心里的“全集”的时候，几乎都把“少作”隐匿起来，不准示人。我感到：“古道”不孤，“古风”时兴，“历史的回声”也要消音，还高唱“反思”，“反思”什么呢？

1981年，在“解放思想”的激荡中，正当鲁迅诞辰一百周年，全国举行空前盛大隆重的纪念大会及学术讨论会。“你们跪着研究鲁迅”的“反思”之声也随风而起，从上海传到了北京。而从似乎确有言论自由的香港于讽刺挖苦声中传来一句话：连鲁迅扔在字纸篓里的文字都收集起来，编入《全集》了；但竟然没有改变鲁迅形象的本色，倒的确是值得称道的一人。如今大陆谁能做到这一点呢？这时候，我已经比较熟悉鲁迅写过什么了。我立即想到鲁迅这样一段话：“工愁的人物，真是层出不穷。开年正月，就有人怕骂倒了一切古今人，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。要是古今中外真的有过这等事，这才叫作稀奇，但实际上并没有，将来大约也不会有。岂但一切古今人，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。凡是倒掉的，决不是因为骂，却只为揭穿了假面。揭穿假面，就是指出了实际来，这不能混谓之骂。然而世间往往混为一谈。”心里也暗暗地想：让人说话，鲁迅倒不了；天塌不下来。相反，让百姓“重足”，“道路以目”，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”的帝王，一部二十五史，谁长命万岁来着！

据传，佛说：人生即苦。人是生物，生命只有一次。人是向死而生。因为只有一次，所以特别珍贵，值得珍惜。鲁迅谈生存，说：“人固然应该生存，但为的是进化；也不妨受苦，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；更应该战斗，但为的是改革。”这“也

不妨受苦”又是令我特别敬佩的。这就是要直面人生，直面生存。我多次将这段话奉赠我的小朋友，劝他直面苦痛，设法改良。他有时候的愤激，太令我念兹在兹了。鲁迅有时候也愤激，但到头来，他告诉相知的朋友：“我愤激的话多，有时几乎说：‘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。’然而自己也往往觉得太过，实行上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。”我的小朋友是喜爱鲁迅，研究鲁迅的。我真怕他们断章取义，听信不实之言，真以为鲁迅“愤激”“愤激”只有“愤激”，而且极“左”。不！鲁迅爱人。鲁迅说：“创作总根于爱。”鲁迅重病甫愈，写病中心情，是：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我存在着，我在生活，我将生活下去……”鲁迅告诉读者：“我在《野草》中，曾记一男一女，持刀对立旷野中，无聊人竞随而往，以为必有事件，慰其无聊，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，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，至于老死，题曰《复仇》，亦是此意。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，该二人或相爱，或相杀，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。因为天下究竟非文氓之天下也。”

朋友：你我一起反思民族的苦，直面自己的苦，“要爱人，要努力”，“要改良这人生”。就这样存在着，生活着，生活下去吧。

好吗？

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星期五

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日吉，修订。

目录_____

移风易俗话笼鸟	/1
“州官放火”奖	/4
挟天子以令诸侯	/7
不管闲事	/10
我哪里去了？	/14
从宽容到帮忙	/16
“总统是靠不住的”	/19
不敢报案	/22
“杀盗非杀人”	/24
修养民魂	/26
口罩	/29
“不反抗”的前提	/33
“仇富”问题	/37
“三个和尚没水吃”的生存困境	/40
根深蒂固“骚”与“扰”	/53

一百年后，汉人还会写汉字吗？	/57
语文与译文	/62
关于“诚实”呈邵先生	/67
图文相得一人史	/69
在王学泰先生著《监狱琐记》读书会上的发言	/78
聆听尾崎文昭教授讲授《战后日本鲁迅研究》记	/81
《废名集》的编纂	/89
读郭睿先生《墨守我心书画展》的悬想	/94
写在周佩瑶论“学衡派”后面	/100
关于《故事新编》致张芬	/108
序《艺舟同辑》	/112
熟读一部书	/113
“活着的儒家文本”三题	/117
传统三题	/125
“兰飘竹撇写离骚”	/136
《蟹工船》的命运	/139
鼠年说鼠鼠台历	/143
门外影谈说得失	/146
群众影评三问	/150
传记片的家族干预	/154
电影的独立与附丽	/157
电影的震撼与感动	/161
中国电影的生机	/165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	/169
李何林老师与鲁迅	/173
清明感念敬文师	/179
钟敬文老师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旁白	/183
启功老师的满族情结	/192
启功：满族当代卓越的思想家	/196
“百年启功”纪念书后	/220
李长之老师的睿智与一失	/226
王瑶先生的学术智慧	/230
王瑶：鲁迅学术的传人	/236
送别周海婴先生	/246
鲁迅又出状况了？	/252
六十年的杂感	/256
一点感想	/261
南开大学与会归来	/267
听“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”研讨会有感	/272
鲁迅说“专制”的祸害	/278
再说鲁迅不想做皇帝	/286
鲁迅与愤青	/293
鲁迅为什么憎恶李逵	/302
谁是“中国人”？谁的“国民性”？	
——读鲁迅札记之一	/304
关于《鲁迅与孔子》答客问	/330

移风易俗话笼鸟

北京人喜爱笼中养鸟。我们单位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，就常常提溜着一两只鸟笼，在院子里转悠，或挂在泡桐树上，远远地看着它出神。自然，更多的是北京的老人。那恐怕不能说“喜爱”，而要用“酷爱”了。数九寒冬，北风凛冽，花前树下，立交桥头绿化地边，常常可以看到的，是无畏的老人在遛鸟。所以，如果像选举市花一样选举北京十景或北京十大风俗的话，我投“寿星笼鸟”一票。

前年春节，偶逛庙会，看到高高树起的爱鸟协会的旗帜下，在进行“笼鸟”的表演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大概拿不准这“笼中养鸟”是爱鸟呢，还是未必爱鸟吧？

3月1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登了一则读者来信，题《圆明园内招鸟工程遭人为破坏》，说是“圆明园管理部门和附近学校在树上安放了400个木制鸟巢，完好率大约只有10%，其余都被游人用汽枪打、石子砸、上树摸给毁了。园内常有捕鸟人出没，多时可达上百人。他们或张网捕，或用胶粘，对鸟类栖息造成严重威

胁。”我不知道这捕获的或粘住的鸟儿，是装进笼中喂养呢，还是送入口中果腹——像野味餐厅的买卖那样。吃掉，大概很难说是爱吧，笼养呢？

现在是，人类文明已经进化到懂得生态环境平衡的大道理了，虽然也常听到对于“兽道主义”的嘲讽。但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讲究精神文明的先驱。距今247年之前，就有人发过“鸟道主义”的感慨：“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，我图娱悦，彼在囚牢，何情何理，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！”他以哥哥的权威，禁止弟弟笼中养鸟。这种“鸟道主义”是否正确无误，合乎科学姑且不论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，是他的“欲养鸟莫如多种树”的主张。他写道：“所云不得笼中养鸟，而予未尝不爱鸟，但养之有道耳。欲养鸟莫如多种树，使绕屋数百株，扶疏茂密，为鸟国鸟家。将旦时，睡梦初醒，尚展转在被，听一片啁啾，如《云门咸池》之奏；及披衣而起，颓面漱口啜茗，见其扬翬振彩，倏往倏来，目不暇接，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。大率平生乐处，欲以天地为囿，江汉为池，各适其天，斯为大快，比之盆鱼笼鸟，其钜细仁忍何如也！”这人是谁！扬州八怪之一的“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”“七品官耳”的郑板桥。所说见《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》。

这样的“鸟国鸟家”，在我们的城市里不知有几个？从电视里看到，澳大利亚有一个公园，园里五色斑斓的数不清的鸟儿，飞来饮水吃食，从安置好的木架上，盘子里，也从来观赏它们的游客手中的盘子里；又随意落在老人的手上，妇女们肩上，小孩的头上，一片啁啾，上下翻飞，好不快活人也。这阵势，这乐趣，肯定比北京人手中的一二鸟笼为大为多呵！

我曾经发过议论，中国的鸟儿是怕中国人的。我的例子是连家养的鸽子和主人也毫不亲近，很少看到它们敢于飞到主人手上头上和主人嬉戏的场面，虽然养鸽的人家遍地都是。据专门家说：中国人以“天人合一”的人生哲学自豪！外国人也赞美我们的自然主义养生之道。其实养的是我；用来养的是它。敲骨吸髓，“万物皆备于我矣”，要它们亲近，难不难！

笼中养鸟，我不知道这风俗习惯的好坏利弊。鲁迅曾论习惯与改革，说：“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，于他们的风俗习惯，加以研究，解剖，分别好坏，立存废的标准，而于存于废，都慎选施行的方法，则无论怎样的改革，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，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。”敢请爱鸟协会的同志们领导们研究研究，何如？

即使是好的吧，增加一条“欲养鸟莫如多种树”，何如？再增加一条，与鸟们亲善一些，又何如？

“州官放火”奖

古人说的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”，其实并非事实，不过是一个昏官做的蠢事落下的话柄而已。这是有案可稽的。宋代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说：“田登作郡，自讳其名，触者必怒，吏卒多被榜笞。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。上元放灯，许人人州治游观，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：本州依例放火三日。”

然而，老百姓是聪明的。他们借这个典故所抨击的不正之风，却古往今来比比皆是。而且颇有点像太炎先生所作的《俱分进化论》；田登不过讳忌自己的大名，阿Q就进了一步，讳的是头上的癞疮疤；古之州官不过只许放火，现在的州官放火还要得奖哩。

谓予不信，请看新闻。

前些时候，又“依例”举行“全国城市卫生检查评比”了。当检查团莅临某市的时候，“八个市长副市长”不辞劳苦亲自上街忙活了一阵之后，有“市井一瞥”所见如下：

9月1日，检查团开始检查，××市有关部门立刻进入“戒备

状态”：街道主任24小时盯岗；其余街道干部跟着市容监察人员没完没了地转悠；清洁队职工全天扫马路；电线杆下雇有专人阻止他人贴小广告；到晚上9点30分，还可见市容监察人员骑着摩托威风凛凛地巡逻。

据悉，只要检查团一天不离开××，我们就得这样坚守岗位一天。可是，“依例”成立的检查团，哪有一年365天一天也不离开的呢？它要不离开，我们老百姓也不答应的：它把我们“八位市长副市长”一年365天天天拴在街上检察卫生回不了办公室，那么比卫生更重要的“开门七件事，油盐柴米酱醋茶”，谁来关怀呀？

这是不言而喻的：这一回“八位市长副市长”不光有苦劳而且一定有功劳，这功劳当然是全市每一个主人的，这就是从此住在“全国卫生先进”或“文明”城市了。哪怕它城外有垃圾长城，城内有臭水河沟、卫生死角，以及卫生检查团班师之后卷土重来的不让检查团检查的种种玩意儿。

这也是时或见报的：不是检查一个市，而且检查一个店乃至一个营业员、服务员，看她们有没有带着微笑的脸，看她们是不是明码标价之类，难免被杀回马枪的检查员查获她们所点的“灯”，于是罚，罚，罚。两相对照，恰似那个典故。

中国人一方面很讲究生活，“食不厌精”呀，“脍不厌细”呀；一方面也很能对付，“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”呀，倘有检查，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”呀，到处充满了人生的智慧，到处有绝妙的生活艺术。只是“对付”这一着，分明是一种苟活，它为眼前的私利而牺牲了生活的质量和发展的速度了。这是古之父母官和今之“八位市长副市长”们难免“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”

我哪里去了

之失吧？

至于文中引文里的两个××，是不佞把具体名字换掉的，盖以为填上谁的名字都差不多也。

挟天子以令诸侯

有过一个电视节目，有那么一句不是广告胜似广告的词儿，说是“世界真奇妙，不看不知道”，配合着一只手以45度仰角向苍天指去，颇有滑天下之大稽的英雄气概。着实令人捧腹。似乎曾流行一时，连娃娃们也学舌学样了。

其实，世界也许真奇妙，但最妙的大概还是咱们中国的某些事。所谓妙不可言，约略近之。

比如吧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光看字面，平平常常。天子者，至尊也。以天子而令诸侯，值得嚷嚷么？但是，假如你稍加考察，不由得你不拍案叫绝。请看，差不多的话最早大概见于《战国策》，说是“据九鼎，按图籍，挟天子以令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”。可谁都知道，战国战国，那是天子已不中用而诸侯称霸的时期。往后，这句话大行其时的年代，是三国。三顾频频天下计，诸葛先生《隆中对》就说：“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”可谁都知道，这时候的汉献帝只能唱《逍遥津》了。于是历史昭示我们：越是天子不中用像一个